

据安大简考辨《诗经》韵读一例

俞绍宏

(汉字文明传承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 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

提 要 安大简《诗经》中的“𦉰”字,学者或依据其与今本《关雎》“寤寐”之“寐”,以及《陟蛄》“行役夙夜无寐”之韵脚用字“寐”对应,读作“寐”。考察其他楚简文例,“𦉰”应释为“寢”,安大简“𦉰”也应释为“寢”。今传本《诗经》韵例具有特殊性,《陟蛄》“行役夙夜无寐”之句原本可能不入韵。

关键词 安大简 寢 韵读

最近发布的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安大简”)《诗经》中出现了一个“𦉰”字,共 4 次,其中在《周南·关雎》中出现 2 次,分别与今本“寤寐求之”“寤寐思服”句中之“寐”对应(见简 2);1 次出现在简 47,与今本《秦风·小戎》“言念君子,载寝载兴”之“寝”对应;1 次出现在简 73,与今本《魏风·陟蛄》“行役夙夜无寐”之“寐”对应(黄德宽等,2019)。

黄德宽等(2019:71)于《关雎》篇注释说,“𦉰”见于包山 146 简、郭店《六德》简 3、上博六《天子建州》甲简 11、清华三《赤骝之集汤之屋》简 7 等,从“𠂔”“𠂔”,即“寢”字异体。《毛诗·魏风·陟蛄》“行役夙夜无寐”句中,“寐”简本也作“寢”。毛传:“寤,觉。寐,寢也。”《淮南子·坠形训》“寢居直梦”,高诱注:“寢,寐也。”楚文字“寐”有一个字形作“𦉰”(上博五《季庚子问于孔子》简 10),从“𠂔(寢)”。秦代焚书坑儒,典籍失传,至汉代口耳相授,其时学者可能见到了“寐”字从“𠂔”的写法,把“寢”误认为“寐”;又因为“寢”“寐”互训,意义相同,“寤寐”就成了“寤寐”。或说以楚简“寢”作“𦉰”例之,楚国文字“寐”或作“𦉰”,疑简本“𦉰”是“𦉰”之误。

整理者意思是说传本“寐”是简本“寢”之误,或者简本“寢”是传本“寐”之误。对此学者或认同前一说,或认同后一说。或以为“𦉰”从“𠂔(歸)”声,读“寐”;或疑“寢”“寐”音通;或以为即使“𦉰”读“寐”也应该看作省声或同义换读。其他学者诸说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坚持“𦉰”读“寐”的学者主要理由大致是:古书中好像没有“寤寐”这一说法;甲骨文有字形“𠂔”读“歸”用例,安大简有从“𠂔”“𠂔”之“歸(歸)”

字,证明“𦘒”为声符;据王力《诗经韵读》,《陟岵》“夙夜无寐”之“寐”处于韵脚位置,安大简与之对应的“𦘒”释“寢”与上下文无法押韵;“寢”“寐”词义、语法存在差异,“𦘒”应读“寐”^①。

第一,关于学者所论古籍中没有“寤寐”一说问题。其实“寤寐”不是词,而是并列式的短语。短语中除了固定短语外(如成语),其他短语构成是很灵活的,只要是语意与语法条件允许,两个词就可以组合成短语,出土文献中的短语不可能在传世文献中都找到对应的存在形式,因而不存在古籍中无“寤寐”一说问题,而且出土文献中本来就存在着许多传世文献中找不到的词。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流传下来的先秦文献中除了今本《诗经》外,其他也罕见有“寤寐”用例,后世出现的“寤寐”用例当仿用自传本《诗经》。

第二,关于学者所论安大简中从“𦘒”“𦘒”的“𦘒(歸)”字,以及甲骨文中“𦘒”读“歸(歸)”问题。楚简“归(歸)”有“𦘒”“𦘒”等多种写法。按照裘锡圭(2012:426-427)的意见,甲骨文中的“歸(歸)”字(如𦘒)从“𦘒”得声,“𦘒”旁大概就读“彗”的音(此外甲骨文中字形“𦘒”还用作“妇”)。字形“𦘒”尚见于西周金文,清华二《系年》第54、131等简中也还见有此字形。因此楚简中的“𦘒”“𦘒”等字形也有可能从“𦘒”得声,其所从的“𦘒”当为“彗”字,“彗”与“𦘒”都是扫帚。若此,则“𦘒”字表示“扫帚”之“𦘒”就有可能是后来的事情,其原本就是“彗”字,因此在甲骨文等古文字中可读为“歸(歸)”。楚简中的字形“𦘒”可能一是作为“彗”字而存在的,一是作为后文所要说到的西周金文以及《说文》“侵”之省简体而存在的。

第三,关于“寢”“寐”的词义、语法存在差异问题。“寢”“寐”的词义、语法差异是否能够制约着“𦘒”不能读“寢”而只能读“寐”呢?我看未必。汉语史研究的语料数量庞大,光是传世文献就难以做到穷尽的考察,更何况还有不断出现的出土文献。学者对汉语史上词汇(义)、语法特点与规律的揭示,其语料来源都有一个范围。也就是说,这些特点、规律只是在考察一定范围内的材料基础上得出来的,因而所谓特点与规律有时是不完备或者说是有限的。拿古文字研究来说,持续出现的新材料不断地修正着古文字学界过去基于有限材料得出的有关古文字的“旧”认识。语法与词汇(词义)研究也是一样。近些年来,人们在新材料中发现新词汇、新词义(包括语法意义)的现象屡见不鲜。

第四,关于“𦘒”的考释问题。楚简中出现了多例应当释读为“寢”的“𦘒”字。《秦风·小戎》“言念君子,载寝载兴”之“寢”,安大简作“𦘒”即为一例。再如上博四《曹

^① 可参《安大简〈诗经〉读书班讨论纪要(二)》,章黄国学微信公众号(zhanghuanguoxue), <https://mp.weixin.qq.com/s/tKlkzbQrk8wSNKsa0yoHAA>, 2019年10月17日。本文以下征引学者诸说凡出自此文者,不再加注。

沫之陈》(简10、11)“不昼寤,不饮酒,不听乐”,上博简整理者释“寤”为“寢”。《论语·公冶长》有“宰予昼寝”文例,学者以为简文中的“寤”读“寢”。“昼寝”尚见于其他早期文献,如《列子·黄帝》“昼寝而梦”,《吕氏春秋·任数》“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昼寝”。早期文献似无“昼寐”一语,因此《曹沫之陈》“寤”当以释“寢”为是。再如包山(简263)“一寤(寢)笱(席)”,早期文献中有“寢席”,如《礼记·内则》“不通寢席”,《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夫以寢席之戏,不足以伐人之国”,而似未见“寐席”。上述两例“寤”与“寤”为繁简关系,后者为前者之省形(省去“亼”旁。古文字中省略偏旁之例多见)。此外清华简也有多例“寤(寤)”,如清华三《赤骥之集汤之屋》(简7-8、11-12)“寤室之栋”。《礼记·表記》有“卜宅寢室”,但“寐室”似不见于早期文献。

我们在前面指出,学者依据文献中无“寤寢”一说,进而否定安大简中“寤”读“寢”,这是不妥的。实际上我们对楚简上述“昼寝”“寢席”的释读也依据了传世文献文例,其似乎也不能成为释“寢”说的充分条件。不过清华一《皇门》(简10)“曰余独服在寤”中,“寤”字今本《皇门》作“寢”,此可成为“寤/寤”释“寢”之一证。还有郭店《六德》简3、4“亲父子,和大臣,寤四邻之殃虐,非仁义者莫之能也”,或也可作为“寤”释读为“寢”字提供支撑。“寤”整理者读“归”,裘锡圭疑“寢”之省写。楚简“归”字多见,“寤”读“归”不可信。关于“虐”,刘乐贤(2006)以为其为二字,一为鱼部,可读“乎(呼)”;二为宵部,可读“号”,又可与药部“虐”通。孟蓬生(2009)以为楚简“虐”是鱼部“乎”和宵部“号”的同形字,可以宵部身份读“虐”。王志平(2018)则以为鱼部与宵、药二部古音可通。因此这里的“虐”可读“乎”,句末语气词,《六德》简文意思是说只有仁义之人能够做到亲父子、和大臣,止息四邻之祸殃。文意是很通顺的^①。这里的“寤”若释“寐”,文意反而不好讲;当然,“寐”可读作“灭”,且文意可通,不过楚简有“殺”“滅”“威”“滅”“滅”等多个“灭”字异体字形,清华八《治邦之道》(简1)还有“滅”字,目前似未见借用其他字之例。《六德》简可能恰好坐实了“寤”释读为“寢”的观点。此外,词的“核心义”概念或许也有助于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寢”“寐”固然可以互训,但二者核心义仍然有别,前者核心义指睡的动作行为,后者核心义指睡的结果(睡着)。从词的核心义角度来看,白天躺在床上休息,但未必睡着,因此用“昼寝”而不用“昼寐”。“寢席”字面意思是睡觉用的席子;“寐席”字面上是指睡着了用的席子,意思令人费解——难道临睡觉时用一张席子,睡着了再换一张席子?“寢”“寐”核心义不同,因此汉语有“昼寝”“寢席”“寢室”“寢衣”“寢

^① 释“殃”之字刘信芳(1998)释“帝”,读“敌”,以为“寢”有止息义。陈伟(1999)以为“帝虐”读“抵梧”,抵触、不协之意。以上诸解于文意也通。另外“虐”若读“虐”,“寢四邻之殃虐”解为止息四邻之殃虐,文意也通。“殃虐”二字尚有其他释读意见,本文不再一一列举。

车”“寢床”“寢室”“寢宫”“寢帐”等词语,而无“昼寐”“寐席”“寐室”“寐衣”“寐车”“寐床”“寐室”“寐宫”“寐帐”等说法。

可见将“𦉳”释为“寢”应当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根据《毛诗·陟岵》的押韵情况,“𦉳”则只能读“寐”。我们依据王力(1980:215),看看《毛诗·陟岵》的押韵情况(韵脚字下加横线,下同):

陟彼岵兮,
瞻望父兮。(鱼部)
父曰嗟予子,
行役夙夜无已。
上慎旃哉,犹来无止。(之部)

陟彼屺兮,
瞻望母兮。(之部)
母曰嗟予季,
行役夙夜无寐,
上慎旃哉,犹来无斁。(质、物合韵)

陟彼冈兮,
瞻望兄兮。(阳部)
兄曰嗟予弟,
行役夙夜必𦉳。
上慎旃哉,犹来无死。(脂部)

该诗三段结构整齐,每段第四句均押韵,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安大简若为“寐”字会更好。依据前文所述,“𦉳”则应当是“寢”字。难道楚简中的字形“𦉳”是“寐”与“寢”的同形字?这种可能性不大。

那么有没有可能《陟岵》中的“寐”原本就是不入韵的字呢?如此则“𦉳”可释为“寢”,其所从的“𦉳”与甲骨文中作为“歸”字声符以及可读为“歸”的“𦉳”就不是一个字。西周钟伯侵鼎(《集成》2668)有作“𦉳”形的“侵”字,与《说文》“侵”字形合。《说文》:“侵,渐进也。从人,又持帚,若埽之进。又,手也。”楚简之“𦉳”为从“侵(𦉳)”省声之字,楚简中还有“侵略”之“侵”专字,作“𦉳”,右从“戈”,左所从也当为“侵”之省,为声旁。

因此《陟岵》中的“寐”原本也有可能就是不入韵的“寢”,汉代人整理《诗经》为了押韵而换成了可入韵的同义字“寐”。《诗经》中有的诗,有时几个段落结构差不

多,但押韵情况有别,如《载驱》(据王力,1980:211-212):

载驱薄薄,簞茀朱𦍋。

鲁道有荡,齐子发夕。(铎部)

四骖济济,垂辔涕洟。

鲁道有荡,齐子岂弟。(脂部)

汶水汤汤,行人彭彭。

鲁道有荡,齐子翱翔。(阳部)

汶水滔滔(幽部),行人儻儻(宵部)。

鲁道有荡,齐子遊遨(宵部)。(幽宵合韵)

该诗四章,章四句,结构整齐,其中第一、二、四章第三句不入韵,第三章四句皆入阳部韵。这可能与第三章第三句的“荡”正好为阳部字有关。再如《召南·行露》(据王力,1980:155):

厌浥行露,

岂不夙夜?

谓行多露。(铎部)

谁谓雀无角?

何以穿我屋?

谁谓女无家?

何以速我狱?

虽速我狱,

室家不足!(屋部)

谁谓鼠无牙?(鱼部,与下文“家”协)

何以穿我墉?

谁谓女无家?(鱼部)

何以速我讼?

虽速我讼,

亦不女从!(东部)

第二、三章只有最末一句有差异,因此总体上结构相似,但第二章第三句“谁谓女无

家”不入韵,第三章第三句“谁谓女无家”入韵。其他如《邶风·燕燕》诗中的“瞻望弗及”句在前三段均出现,位于第二段者入韵,而位于一、三段的不入韵(可参王力,1980:161-162)。《邶风·鶉之奔奔》共二章,每章四句,每章前三句同,只是两章中第一、二句位置互换,其他结构相同,但“鶉之奔奔”句第一章位于句首,不入韵,第二章四句均入韵(可参王力,1980:176)。此类现象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总体而言,《诗经》韵读存在不少例外的情况,不如后世近体诗那样有很强的押韵规律,《毛诗·陟岵》第二章第四句原本可能不押韵。若非要从押韵角度将安大楚简本《陟岵》“𡩋”读作“寐”,当从文字讹误或同义换读角度考虑,且后说似更优,学者所论“𡩋”可读作“寐”之说可能性不大。

引用书目

《包山楚简》,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编,文物出版社1991年(简称包山)。《郭店楚墓竹简》,荆门市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简称郭店)。《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捌),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中西书局2011-2018年(简称清华一-八)。《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九),马承源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12年(简称上博一-九)。《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华书局2007年(简称《集成》)。

参考文献

- 陈伟 1999 《郭店楚简〈六德〉诸篇零释》,《武汉大学学报》第2期。
- 黄德宽 徐在国(主编) 2019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中西书局。
- 《简帛文献语言研究》课题组 2009 《简帛文献语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刘乐贤 2006 《额济纳汉简的“𡩋”字与楚简的“𡩋”字》,《古文字研究》第26辑,中华书局。
- 刘信芳 1998 《郭店竹简文字考释拾遗》,“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国际汉语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成都。
- 裘锡圭 2012 《殷墟甲骨文“𡩋”字补说》,《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 王力 1980 《诗经韵读》,上海古籍出版社。
- 王志平 2018 《“𡩋”字的音读及其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和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共同主办“第十四届全国古代汉语学术研讨会”论文,西安。

(责任编辑:吴国升)